

青 年 文 庫
英 國 人 論
戴 鐸 齡 譯

中 國 大 學 社 印 行

青年文庫
戴錙齡譯

英

國

人

論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青年文庫

主編

朱雲影

程希孟

趙紀彬

編

審

委

員

王化成 郭夢佳

周顥生 張忠紱

胡秋原 張奚若

徐淑希 錢端升

浦薛鳳 薩孟武

譯者弁言

下面的稿子是一九四二年寒假里譯成的，現在才有工夫抄出。

我沒有爲原文加註，無關宏旨的小錯誤也沒有更正——例如伏耳特耳在「英格蘭青簡」里說英國宗教有三十種，調味品只一種，包爾得溫好像用錯這典故了。

國民性不能用概括的名詞描寫，各人的見解也因時因地而異。論英國國民性的權威著作起碼一百種以上，可是大都有它們的特別觀點。本書搜集的六篇文字，全爲現代作品，執筆者爲英德法三國知名之士，其中或有一時固於成見，所言不能無偏頗的，讀者得運用自己的判斷力。

感謝好多朋友的好意，尤其羅念生先生，他在百忙中以極愉快的心情自動替我讀過原稿一遍。

不過一切文字之責全由我自負，請讀者指教。

一九四二年七月編終

英國人論 目次

譯者弁言

英國人 (英包爾得溫 Earl Baldwin)	二四
英國人的特徵 (德柏得海姆 Paul Cohen-Porteism)	二四
近代英國靈魂幾個特點 (法夏里客 Andre Chevrillon)	五二
英國民族的特徵 (德狄柏利奧 William Dibelius)	五九
旅英須知 (對於一個法國青年的忠告) (法墨祿亞 Andre Mouton)	一〇八
英國人對於英國人應有的認識 (英高爾斯華梭 John Galsworthy)	一八

英國人論

英國人

英 Earl Baldwin

島民

我第一次讀「雙城記」到現在六十年了。記得那時讀到行夜就失望讀不下去，覺到一向愛讀的狄更司在玩詭計。又覺到從那段的確晦澀的文字里定會開出一道光明。可惜光明始終不會來。

那段文章如下：「是極太平的盛世，是極擾攘的亂世，是智慧的時代，是愚昧的時代，是信仰的紀元，是懷疑的紀元，是光明的季節，是黑暗的季节，是希望的青春，是絕望的嚴冬，享有一切，丟掉一切，大家直上天堂，大家直下地獄。」

人家請我寫英國人文學時，上面的話如何又回到我的心頭！講英國人的我讀了什麼

？國內外批評家講過英國人什麼？

英國人笨，但精明於計算。他虛偽，但信任得起。他極端個人主義，但和別人合作得來。他很執拗觀念不能思考，但在科學各部門有過不小的貢獻。他粗獷殘忍，但最易於動感情。

我要說的就是這堆矛盾，想融解成一體的道理。可是問今日的英國人怎樣，不問他的進化有多少百年的歷程，切不可忘却他住在海島上，並且差不多九百年這島不會受外國侵略，土地城鎮不會因對外戰爭橫遭摧殘。英國人就能這幾百年從容自由把政體發展。利用充分的時間做實驗的工作，不合的就放棄或加以變通；種種實驗，種種錯誤，這樣建設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具有無上的價值和獨特性。這努力的成績，好像一棵英國橡樹，是慢慢生成的，英國人想到它，自然疾恨懷疑那些未經試用的和新創的制度。就目前說你不能認為這不對。

而且海島孤立的位置使得英國人避開了蹂躪歐洲大部的一些所謂宗教戰爭。因此他們可自行處理宗教上事務，按着時代走自己要走的路。既然免掉侵略，且本國人口也就不會

吸收更多的外來成分，英國便抓住難得的機會在構成發育的幾百年把人民終結起來。從羅馬人，不列顛人，撒克遜人和日爾曼人產出真正的英國人。從羅馬帝國崩潰後這世界的此疆彼界就流動不定而且目前在許多國家里已不存在，獨有英國巍然保持了它的確定疆界。

我指明了英國的地勢，因為自然地理影響國格因有時被人們看得過分，但諸位如要了解英國和英國人，就必得弄清他們發展背後的那特殊環境。只要大海一天是不可飛渡的天塹，英國人就一天自以為安全。而且人的性情是，像這樣細心的事不久會認為由於人爲的能力和遠見，並不靠天佑。因此不難想像後來表現出一點自命得意，輕視那些不能爲本身安全採取預防手段的國家。我們這民族的特性大都可直接或間接追溯到地理上孤立的因素。有了這線索，我們往下討論就可辨清楚了方向一路前進。

虔誠和嚴肅

自然環境的重要務必留心，不過精神環境也須顧到，那本身也許比較不顯露，可是了

幫它的人無疑地比較少。英國人受的責罵沒有比「虛偽」更堅持，更深信不疑和更普遍的。在未下按語前不妨研究這問題一下。而我想說明的一點過去並不大有人提到。首先我得爲自己辯護一件事。下面說的決不直接間接暗示我們比別的民族優越：我們不。我們有特殊的地方，我們願意人家了解甚至體諒的就是這特殊的地方。

各國的民族特性必須認識和理解。要達到大家共同渴望的那和諧國際關係這認識和理解是不可少的。某英國文學教授多年前寫過一段文章，鄭重指出無論治世或亂世繼續存在於我們心頭和詩歌里的英國國民性的某一現象。他是討論着和喬叟，蘭朗及拉薩同時的詩人高厄，那正是愛德華第三在位的末年以及他的孫子理查第二承繼王位後的多難年頭。

這教授說，「有一種在英國人當中傳播的呼聲，現在聽到，高厄時代聽到，很早，在高厄以前也聽到。它固然會和人性容易沾染的極多毛病混合，可是始終代表我們文學的主調音……這呼聲表達出英國人按照上帝吩咐去發現自己犯的過誤加以匡正以及自己應盡的職務加以履行的一種堅持不移的天性。宗教經我們曲解，形式上有好多錯誤。因爲思想自由和意見龐雜，我們經驗過好多趨於極端的嘗試和那嘗試的反應。可是我們能以大無畏精神

細心追求真理。我們的第一流思想家敢毅然面對當日的問題，不因任何權威方面的威脅而迴避。真理是經誠實的質疑產生的。在爲主義爭鬥時，我們努力邁進，經過了政治的及社會的磨擦，得勝的小人遂不免會短期利用不良的權力。但民族思想的洪流，供給一脈綿延的英國作家（如同肥沃河岸上的樹木）以營養和精力的那股水流，不會遇到過真的阻礙。在喬叟前六百年間，從卡德夢開始用英語歌唱着「我們應當用心上的愛和文字歌頌上帝」那時起，這力求傾向上帝和正義的不懈精神始終存在着。當喬叟時代發揮在「耕人凱爾之夢」那作品里的以及使好像荒野中大呼的高厄呼出「你得奉行上帝的道理」的，也是這固有的精神，當日隆威克里夫的徒黨外，許多別的人也早感覺到教會和平民所蒙的災劫，以爲那災劫起於疏忽了應該實踐的本職。」

這代表「虔誠」和「嚴肅」的鳴聲始終在英國文學（詩歌以及散文）里可聽到，有時降成微弱的聲息，有時是嘹亮的呼號。因此用以指「虔誠」和「嚴肅」的兩個拉丁古字加上英語的外裝成爲「天職」。關於英國人的天職觀有幾句話留在後面再說。這兒我只想指出：誠和嚴肅的意義該怎樣今日的英國人不大清楚；可是他如果看出自己的天職，就竭力追

求它，那怕沙陷地獄也不管。

但我還沒說完文學。在英國隨宗教改革突然產生了英文聖經。這也許是世上最偉大的文學作品。這是受到神學的一部翻譯。那時英語還是柔順變通的，銘記成我們後代好多年的用語。這部聖經印在老百姓心版上，是千萬貧家苦戶唯一被讀的書。在一個正走上自由的國家，解釋聖經也是自由的。這樣研究聖經，英國人就發現了精神生活的理想，且在各種奇異的形式下求得他的政治，語言，傳奇和詩歌。

就政治言，教皇的權在英國崩潰了，而歐洲的基督教一統局面也不復存在。伊拉斯莫斯及漢耳一流人所最畏懼的已出現了，且教皇的御座推翻後，人君的御座將何所保障呢？聖經的研討，經義私意的解釋後，無論會有所啓發或蒙昧，直接引起各種民主熱忱，且當「內戰」時，即國人想建設一權力政治而又告失敗時，聖經研究於此大有貢獻。如放大眼光，我們會看出，其最大成就在造成我們現在所享受的政治自由。

但聖經於英國人的性格有什麼影響。我們如一回顧，便不難見及其影響。第十六，十七及十八世紀的人們，身陷其境，不明白當前的一切，自易爲其所迷。幾百年來每逢禮拜

日會送入耳鼓的這部聖經的希異文字，對於每個英國人的影響，依我看，大致如下。他不知不覺地沈浸於希伯來的國寶信仰中，而這因爲信仰很離奇地和他固有的性情及氣質相和諧。

希伯來精神是常感覺到生命之神祕及人類的愚弱的。從這感覺自會發生依賴一種更高的權力的意識，那就是說，上帝的意識，上帝的道理是遠而難知的。創造者既賦有那樣的態度，凡是有心人總得調和自己的行爲，使符合於他所認爲是上帝所具的意旨，換句話說，要藉是非的標準以省察自己的行爲。在這短段中，我相信，你摸著英國人的端緒了，這在有另一不同歷史的民族也許難得同情，甚至難得了解，但確能幫助說明英國人。受到上述那樣影響的前代英國人早已化爲塵埃，可是，有意識或無識地，我們今日還是他們的子孫。我所在寫的自是今日的英國人，非昨日的也非明日的。可是，我以爲要談今日的英國人，則上面關於他們的地理及精神二者沿革背景的短寫，是在幫助了解上所不可少的。

妥協和容忍

現在不妨就我所描寫的觀察其歷史發展的某幾方面。自英國「內戰」後，國人開始檢查過去發生的一些事情。擺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皇帝處死，各教派互相殘殺的鬥爭，一個極權神統政治的產生及其消滅，以及回到「王政復古。」

第十七世紀下葉的掌政者，以前是在內爭與宗教爭中達到成年的，所以他們往往努力維持現狀，設法保留在那些流血年代中所獲得的要素，避免當時的過度行爲，企圖求得宗教及政治上的安定，使那擾攘的國度享有安寧。

我們在進行這任務時幸而不受他國的干涉，這是前此和後此都有的例子。革命和內亂的後果每最能引起外寇。但我們却可自在地方處置，於三十年中造成安定的局面，鋪奠了現在我們還在前行的進步之途的基礎。這民族的心情也起了反應。激烈派主義一度的勝利却暗地栽下了容忍的根苗。

英國人不只覺到他和大陸的孤絕，但同時又只留意於他島國上的情形。他以為如把戰

爭認像能達到目的的唯一手段，則國內將永無和平。因此大家漸漸厭畏極端的行為而趨於妥協，換句話說，容忍。這情緒的發生是迂緩的而且一部分的。私人判斷權向各方發展的趨勢已使舊有教會分裂成千萬碎片，但這些碎片，由於常久的摩擦，日後它們的稜角全失了，不會產生危害國家的混合爆炸物。據說一個俏皮的法國人說過，英國宗教上百，而調味品只有一種，這句話似乎含有真理。我們的祖先不大講究調味品，其關心他們的靈魂，過於關心他們的烹調。因為容忍遂又致輕視熱情和誇言，並產生一種膚淺而不深沉的幽默式諷刺。但英國人具有好像常期潛伏不動而每會從內心深處發射出的某副性情，要是加上熱烈的信念，那真是十字軍的性情，它可一一表現於宗教，政治或社會等方面，或當最厲害的光景，可在各方面同時表現出。任何看不出這性情的人，才是膚淺的觀察家呢。當福音主義者宣傳廢除奴隸制度時，我們看出這性情，而在我們的一切大革命中，這種十字軍的精神每發揮其效能。我們平素的從容安閒以及遇到通常幸及正義爭點時的突然慷慨激昂，兩者對較，使英國人自己也莫明所以，對於外國人自更是一個謎，他們只好歸之於這島民所擅長的虛偽和狡詐了。讓我來對付虛偽這責難，因為假如我不善忘，說「能理解一切

就能寬宥一切」的不是英國人，這實難自解於缺乏理解。

「虛偽」是不好聽的名詞，小說和戲劇中的有名虛偽家，是一切文明國家共有之物，以作污蔑之用，或加於你的政敵的。

行為和天職

可是要罵一個民族為虛偽是很殘酷的。現不妨考究某一民族是否有些共通的特性是使認識不深的外人懷疑這惡習——因為虛偽是一種惡習——在他們間是普遍的，並且懷疑這惡習十分支配了他們的行動。我們姑先診察英國人的氣性，細看在某一特殊方面其動作如何。今如有兩個名詞便可說明英國人的凡俗宗教（假定「凡俗宗教」這用語可以成立）的關鍵，便是「行為」和「天職」。他不受約束地靠自己的智識微光逐字按句向聖經中追求真理，而他一經明白他得倚賴上帝，就認出在日常生活中對於上帝及對於鄰居人羣在行為上不能隔越；於此他發見自己的天職。假如你已達到這點，你的聖人就為這信仰所吸收，你自會無論大事小事不斷省問省察你自己的行為了。只有你深信你已能辨明是非後才會

安心。不錯，你易陷於猖獗和執拗，或放棄戰鬥，毫不關心。以上兩種情形都是曾經有的。可是真理的追求，決不終於教育和文化人士：許多平民從他們間做「天路歷程」——這便是英文中第二部聖經——的班陽出身的平民，也採取這態度。所以卽在今日，上述的時代已距我們甚遠，爲一般人所不詳。英國人還保持祖宗的這特性。往往有意識或無意識間，因求行爲和天職的調協，他不能決定在私己，政治及國際上應採取的行動，除非他認該行動是對的，可視爲天職之一。在我們眼前這世界上，是非的辨別並不常能一見而知，所以英國人不免躊躇，好像無從下決定。頭腦清楚的人會認這不能下決定起於一昧愚蠢或極端狡詐：我看既非愚蠢亦非狡詐。他要追問自己天職所在。這種行爲有時或須用演說及論文等。鄭重表明我們如何渴望履行公平和正義，外表如此，其他國家也許會因之生氣。我們同情這些國家。不過我也要求他們能以絕大同情觀察我們。

另有攻擊我們的概括論調，說我們缺乏智力，我們不能思考，我們忽視心靈的活動，而雖有如此諸大缺點，我們仍能維持下去，自命得意云云。我敢斷言，但就第十九世紀而論，在文學及科學各部門中，英格蘭產生了知名本國甚至知名世界之士，決不稍後於其他

國家。我願再一說英國人抒情靈想的天才，數百年來流露於充滿各種選集的精美詩歌中，目擊仍舊不變的模樣。這不過是一個節略，要講說這點需要一部專書呢。

可是我以為那攻擊乃對英國全民族而發，我既是其中平民之一，得為我的同胞再作一次解釋書與發言人。姑置以一普通英國人對於政治的態度為例。他不關心政治學說。好像論到工廠的一副新機器，他要問，「它是否發生效力？」而且他有積數百年經驗所形成的奇異的本能，使他瞭然它是不是發生效力。因此，大致地說，柏林或他處聰明的政體製造者對他不免失望，因為只要他認為他們的學說不發效力，就不願加以注意。他以為，那些對於所說題材無實際經驗的人們所發的高談闊論，直是白費時間。任何計議中的一部分，如他認為「可生效力」，他就採用，至於全部學說的基礎，他毫不理會。

譬方，一個普通英國人絕不為一個邏輯健全的民族社會主義國家描寫所感動，但他可從社會主義的黨綱中變通不少條目而應用之。他懷疑政治學說以及他所稱做「理論式」的東西，他不信賴邏輯。常繫繞於心中的問題是：這怎樣可生效力？這怎會幫助或阻止改良英國？他仍喜於做嘗試，實驗，拋棄無用的，重加以變通適應等一些著法門。任何也許能解